



志

世五之世六

ケ 5  
67  
14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陳

陳霸先拒齊徐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斬嗣徽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

武備志

戰略考

陳

明治  
月  
年  
日  
未



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謀斬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方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

青閭城  
本于此

而還。

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家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

亦是敵手

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請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復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欲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

勁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帛還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夕皆知之齊相光字明月孝寬深忌之叅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墮柵木不扶自立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大起兵遂滅齊

陳將吳明徹伐齊，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率左右射反者，先聞其旨，謂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冷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反者竟散走。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

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古弼字

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熙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北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路，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

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沮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先是憲密謂永昌公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桓爲菴示有所處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徑又遣衆出

汾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救之會軍敗齊人果以栢菴爲帳幕之備遂不敢進翊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瑛討之秋水泛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瑛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伴有訪問隨即遣之瑛等聞之以糧爲寔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瑛等無如之何初

可謂多  
智矣應  
之者大  
束手

士人乘輕船載米粟籠鷄鴨以餉琪軍敦患之乃  
偽為士人船伏甲兵於中琪軍望見謂餉船至逆  
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投  
琪琪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  
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  
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琪軍琪即遣兵迎接乘來牽  
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後實有餽餉及  
亡奔琪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

明徹有  
功而不  
終深以  
為情觀  
此語直  
是

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  
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懼蕭摩訶言於明  
徹曰聞王軌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  
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塞旗陷陳將軍  
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旬之  
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  
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感之眾潰明  
徹被執將士輜重皆及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  
忠周羅睺全軍而還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陳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尚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闕者自當于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

免俱自帝

周楊堅為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



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  
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  
為檀讓乃出迎謝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  
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  
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眾皆稱善於是  
毗羅持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  
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  
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  
為之一小流獲檀讓轡送京師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  
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  
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  
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  
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代  
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  
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取前所遣者疑其垂異後  
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  
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郢公

解  
八

戰略考 陳

謝安石  
之所  
以  
勝  
於  
堅  
也

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  
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為諸將所  
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  
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  
遣之

高頴至為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軍沁  
東於上流縱火檝頴豫為士狗以禦之惇布陳二  
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  
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

戰爭二  
百載直  
以為戲  
劇而聚  
觀矣

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素習軍旅老  
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  
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  
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  
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  
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  
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隋主初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  
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

去是

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未云想  
彼統內宜如此字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  
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  
策於高頴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  
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  
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  
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  
窖當密遣入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

得上流  
制兵  
之定策

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  
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勵  
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號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  
唯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  
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  
流則下流諸將可擇便橫渡如其擁眾自衛則上  
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  
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  
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

忿謂頰曰我爲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  
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  
密之有使投其楫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  
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丈  
置六柏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  
乘舩艦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  
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  
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  
效隋主勞而遣之

隋楊素伐陳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  
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  
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未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  
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  
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  
將軍劉仁恩帥步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  
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  
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

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犢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管幙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誼諫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太監軍臺下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

右用此  
策勝負  
正不可  
知所可  
知有彼  
必不用  
此第

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斬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趨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眾軍必沿流赴援此良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陳

策也陳主不能從明白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  
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  
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  
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  
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  
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  
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  
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  
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情更引

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  
蕭摩訶釋而禮之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已擒叔  
寶俱後主

武備志卷三十五

武備志卷三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隋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愔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  
 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  
 數千詔遣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  
 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  
 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

乏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略馭

得尉繚  
之遺意  
者唯素

能成之  
本

眾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起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一二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高穎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



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且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突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給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取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楊素

車足以制戎變  
勝戎得春秋鄭師之言

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獵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喉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犬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先是晟曾出討達頭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太軍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  
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  
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非不  
自安陰蓄異圖諮議參軍王頌者僧辯之子倜儻  
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  
所親善贊其陰謀會榮感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  
曉星曆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榮感過之乃常  
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  
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

亦奇才也

又與王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  
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  
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  
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屬階乎  
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  
者凡十九州王頗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  
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  
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

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  
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  
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  
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王晔等直指京師諒  
簡精銳數百騎戴幕帷詐稱官人還長安徑入蒲  
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  
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  
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二  
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

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闔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  
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  
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  
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  
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  
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時以城降詔以素為  
并州道行軍總管帥眾數萬以討諒諒將蔡母良  
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  
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

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  
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慕  
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杭有一心以李  
子雄爲上太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  
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  
體國之深終不以見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  
召募得千餘人杭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  
步騎二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  
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

馘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  
千頭領兵數百人一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  
時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大  
鍾馘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  
柵絕陘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  
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口使  
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  
營素聞之卽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  
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

縱ハ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  
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頗諫曰  
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  
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  
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頗謂其子曰氣候不佳  
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  
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感請降頗自殺  
討高麗命將軍宇文述于仲文辛世雄衛文昇等  
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江西兵皆給百日糧又

司馬懿  
制公孫  
淵之故  
策惜不  
用耳

給衣資戎具火幕入率正子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  
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  
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  
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高元及文  
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使劉士  
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述  
以糧盡欲還仲文等以精銳追文德文德見述軍  
士有饑色故欲疲乏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  
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

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  
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  
獲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  
死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千五百人及還  
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大怒鎖繫述  
等而還

楊玄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玄感  
與為深交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  
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

使民  
躍如此  
不可謂  
乏反矣

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簡稍二千  
餘人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  
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  
以救民水火何如眾皆踊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  
主簿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  
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  
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  
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  
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

更言其<sub>レ</sub>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  
不足為<sub>レ</sub>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  
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  
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  
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  
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  
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  
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  
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餘人馬前

庸奴亦  
為此事

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  
侗等勒兵為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  
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印山南入玄感將二  
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  
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精兵千人拒積善將  
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  
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弘策退收散  
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  
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大陽門弘策將十餘騎

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警衆曰我身爲  
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  
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  
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陀列營  
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守  
領河南道十三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城帥盧明  
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  
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

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  
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  
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  
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  
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  
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  
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得斬無筭  
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李世民年未  
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世民



勸之多齋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世民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太子本疑國家倉卒不能赴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旗旛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為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可汗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又入王薄復亡去抵其

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于游俠王秀才家為君明從姪懷義所告帝令懷義與梁郡通守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密值外出獲免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遂亡命瓦岡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捷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畧說讓引眾入滎陽梁郡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

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惟翟讓最強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氣挫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且巡遊楊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

使  
必密所

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一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亦附於密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不決有

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托術  
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  
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  
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  
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  
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  
馬用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榮陽諸縣  
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為榮陽通守以討之讓彘數  
為須陁兵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

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  
人伏林間須陁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  
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  
世勛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戰死部兵號泣數日  
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

羣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  
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  
後七十餘戰未嘗勝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  
稱義臣引兵至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

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環甲約  
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  
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日來我當必戰金稱  
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  
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  
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徐揚善  
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  
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  
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韓

重自簡精兵拒絢詐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降  
於絢願為前驅自効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  
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  
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  
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  
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  
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  
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  
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遠自矜大禍

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  
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  
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  
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  
稱將軍勝兵至十餘萬人

突厥數寇北邊詔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  
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二千  
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  
擊之前後屢捷

使其覺  
之反是  
激其必  
行耳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冲幼政令不一  
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  
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  
乃遣其黨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備  
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  
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掩襲彼未能救取之  
如拾芥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  
眾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  
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豪傑而資計策選驍悍而

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  
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  
於是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與洛倉開倉  
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  
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  
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  
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  
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  
兵大敗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彝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  
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  
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  
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  
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  
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  
皆當遠遁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  
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淵至  
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

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  
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  
爲之用然通長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  
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  
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  
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餓草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  
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太  
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異濟矣密遣世勣

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  
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  
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  
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  
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  
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  
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  
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

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  
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  
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  
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  
及斷取之若震稿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  
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太  
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  
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  
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  
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  
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  
王備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  
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  
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  
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  
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于  
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



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  
密姦謀難測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  
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  
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  
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  
本興太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  
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  
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  
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

庸人亦  
為此事

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  
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  
後死凶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  
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  
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  
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  
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  
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  
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

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  
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將若圍城之狀且  
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  
後車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  
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  
少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  
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  
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  
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其將士肉

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  
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  
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河選  
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  
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  
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武備志卷三十六

